

档案故事

老报纸里的元旦

□ 蔡建中

岁月更替，华章日新。回首来路，从久远的《安康日报》元旦头版档案，可一斑窥全豹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曲折，坚定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笃行的信心，激发300余万安康儿女奋力谱写西北生态经济强市新篇章。

1962年1月1日（第1842期）的《安康日报》头版，版面下方近半版是《鼓干劲，长志气，夺丰收》标题的元旦献辞。当时刚经历1958—1960年“大跃进”运动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失误，1959—1961年又遭受3年罕见的自然灾害。1961年下半年，安康按中共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团结凝聚全安康人民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心，鼓足干劲战胜困难，解决生存最基本的“吃顿饭”问题，是此时安康的首要任务。所以，《安康日报》充分发挥地委机关报的舆论喉舌作用，用1962年元旦献辞激发起全安康人民对社会主义和战胜困难的坚定信心，凝聚力量全身心投入国民经济调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10天后，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七千人大会”，即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因参会干部到县级达7000多人，又称“七千人大会”），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系统总结反思“大跃进”失误。使党在统一认识中，坚定了脚踏实地、干劲十足地做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方向。

1980年代是只争朝夕、意气风发的年代，思想解放的浪潮荡涤守旧和僵化，改革开放的春风从农村吹到城市，绿遍大江南北。这张1986年的元旦《安康日报》（第9417期）头版，用《莫负黄金时代》的评论员文章，号召全安康人

民以只争朝夕的状态投身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到1990年底，我们提前实现十三大确定的经济发展“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目标，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解决温饱问题，开始向小康社会过渡。

1992年1月，邓小平南方谈话加快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到1995年，中国经济提前实现原定2000年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同时，1995年也是全国老百姓最幸福的年份，从5月1日起实行双休日制度，改变了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每周6天工作日。1995年的《安康日报》（第11562期）元旦头版，仅在报头右方用红色字体打出旬阳卷烟厂向全区人民祝贺节日的广告，右下角两红灯笼上有“95”“元旦”字



1995年的《安康日报》

样。跨入21世纪，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引下，正全面融入世界的中国，进入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发展阶段。2007年1月1日的《安康日报》（第15035期）头版，版面下方用《站在新的起点》新年寄语读者。其时，《安康日报》开始彩色印刷，版面设正报和《汉江晨报》《城郊经济特刊》《科教周刊》等“一报三刊”，彰显出安康主流媒体在改革中与时俱进的那份自信和豪迈。至2017年1月，《安康日报》又增加副刊《文化周末》《秦巴文旅》，发展为“一报五刊”。同时，2019年8月1日，从电子版报纸变为数字报纸，让读者在阅读中不仅有纸张的触摸感，更有报纸原汁原味的阅读体验。



1991年的《安康日报》



1962年的《安康日报》



1986年的《安康日报》

编辑的话

辞旧岁，迎来崭新的2020年，本刊重点栏目——《图说安康》又与大家见面了。岁月变迁，不变的是在同样的位置与老铁们的一次相遇。《图说安康》自开栏至今，突破报纸以文字为主的固有表现形式，通过镜头、用图片直观的展现多彩安康，并配以短文说明。
发现安康美好生活，是每一个安康人的义务。新的一年，期待更多展示安康美图在《图说安康》与大家见面，欢迎广大独具慧眼的作者来稿。来稿请发至本刊电子邮箱2837420582@qq.com，并请附作者的联系方式。

腊八粥里的家风

□ 黄平安

腊八节刚刚过去，勾起了我岁月深处的记忆，腊八粥里传承的家风，如春风一般轻轻拂过。

那是一个粮食短缺的年代，我们兄妹正是吃长饭的年龄，肚子总是空落落的，好像从来没吃过饱饭似的。腊八节那天，母亲说：“今天我来做一顿腊八吧。”可是用什么来做呢，母亲却犯愁了。母亲翻箱倒柜找起粮食来，最后，好不容易找来了半碗大米，一点玉米面，一捧碎面条，几块红薯，一把板栗，几只土豆，又在地里拔来了几个萝卜。母亲把这些食材清理干净后，按照食材耐煮程度，依次下到锅里。锅里的粥“咕咕嘟嘟”地欢腾着，香气四溢，引得我们口里生津。午饭时分，腊八粥终于做好了，一人盛上一大碗，大家津津有味地吃起来。母亲说，腊八粥里还能加猪肉、红枣、花生、核桃、绿豆等，那样才更好吃。但家里穷，没有这些，我们就凑合着吃吧。但我吃着热乎乎、香喷喷、甜丝丝的腊八粥，觉得这是世上最好吃的粥了。

虽然生活清苦，但每年腊八节，母亲都会搜罗来一些平时散落在家中角角落落的粮食，精心熬制一锅腊八粥，来填饱我们饥渴的胃。母亲的腊八粥温暖了一个又一个寒冬，也温暖了我童年的记忆。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里的条件好了，家家户户粮满屯，谷满仓，腊肉挂满了整面墙，我们家也不例外。可是，从艰苦岁月里走过来的父亲和母亲，仍然对粮食爱如命，谁要糟蹋粮食，他们就跟谁急。记得有年腊八节，我高兴得不得了，因为现在在家里条件好了，以母亲的厨艺，定能做出一顿“豪华版”的腊八粥，来慰劳辛苦了一年的家人。午饭时候，当我满怀期待品味腊八粥的时候，一锅由碎粮和蔬菜边角料做成无“颜值”、少花样的腊八粥一下让我傻了眼。我有些不解地问母亲，现在家里储存了那么多好粮食，猪肉、豆腐干、花生、核桃等上等食材也不少，您干嘛还要用那些散落的碎粮，又舍不得加好食材，年年都是老样子，这腊八粥有什么吃头？母亲说，腊八粥，不仅是一顿简简单单的饭，它还有一定的特殊意义，我是想用它来提醒家人，不管什么时候，也不管家里的粮食是欠缺还是充裕，都不能浪费，要始终保持勤俭节约的习惯。听了母亲语重心长的教诲，我明白了母亲的苦心。吃着这别有用心

的腊八粥，心里多了一份理解和温暖。
如今，家里很多风俗习惯都已改变，但每年腊八节做腊八粥，却成了我家的“必修课”。因为，在我们家里，腊八粥不仅是对腊八节的纪念，也是对已故亲人的追思，更是对良好家风的传承。

生活写意

怀念书信的时代

□ 张朝林

封信，那种盼信的滋味，既难受又幸福，那绿色的使者——邮递员，就是我的精神天使。在叶坪学校工作的朱君，是我的表叔，也是从小玩大的挚友，每周必有书信来往，我们在信中谈理想、谈工作、谈人生、谈趣闻，透过信纸、感受滚烫的感情，彼此能够听到对方的心声，看到彼此的微笑。张君在部队服役，他军训时摸爬滚打累得爬不起来，也要躺在床上读我的信，然后给我写回信，他说，这是一种快乐。他要报考军校，寄来厚厚的数、理、化试卷，我一道道做好，夹着我的鼓励和祝福，一同给他邮过去。他说，盼信是他部队生活的一部分。

老父亲的信每周一封，那一封封薄薄的信，包含着沉甸甸的爱和鼓励，在父亲的信里，我看到了白发苍苍的母亲在

烈日下劳作，看到了微微驼背的父亲，起早贪黑地耕耘在他“民办教师”的三尺讲台上。我给老父亲回信的时候，泪水常常打湿信纸。

“准妻子”的信，有时候是一周来往两封，在热恋中的青年男女，都是激情燃烧的“诗人”和“散文大家”，我和“准妻子”之间那种盼信、读信、写信的焦急和幸福的滋味，现在还回味无穷。在树林里捡拾一片血红的枫叶，也让我伤感万千，把自己的感受写进信中，再为枫叶配上一首小诗，一起夹裹在信封里，邮给她。她立即会把泪水打湿信纸的信，给我寄来。我的学校门前有一条奔流不息的小溪，周末的夜晚，坐在深潭中的磐石上，左边是一片竹林，还没入眠的鸟儿叽叽喳喳；右边是一口堰塘，蓄

半池清水，堰塘下是一片菜地，一轮明晃晃的圆月升起来，在竹林上空，竹叶泛着银白，月亮跌进深潭里，让溪水揉得支离破碎，也揉碎了我思乡和恋人的情愫；落入堰塘里，满塘的银水轻轻荡漾；菜地里的白菜，此时是一个个熟睡的绿娃娃，歪在月光中。溪水哗啦啦啦啦地流。我就会在信中，写上感受和思念，夹一缕月光，邮给远方的她，让她也有一块晴朗的夜空。
我和“准妻子”的书信来往，我编辑成一个册子，取名《爱的足迹》，分为上、中、下三集，上集为《初恋的感觉》，中集为《爱的倾诉》，下集为《燃烧的激情》，可惜的是，搬了几次家，那个宝贵的册子丢失了。
如今用电脑打字，提笔就忘字了。哎！是进步还是怎么了？说不清。感谢那个写信的时代，让我颓废的精神生活变得如此精彩；感谢那个写信的时代，让我和朋友的心更加贴近；感谢那个写信的时代，让我的爱在信中释怀；感谢那个写信的时代，让我的激情在胸中永恒燃烧。

父亲的水田

□ 谭照楚

高尔基说，贫穷是一所最好的大学。但我以为贫穷本身并不是财富，贫穷中的奋斗，历练才是。多少年过去了，我始终难忘父亲在80年代带领我们全家修造几亩水田的往事。

那时候，我父亲身体很单薄，家里兄弟姐妹众多，劳动力短缺，家里很少有存粮，每年几乎都有青黄不接的时候。那时候我有一个梦想：要是每天都能吃上一顿白米蒸饭，那将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1982年开始实行包产到户，在分田时候首先要评定出每一块田的等级，评估产量，产量高的为一等田，分得时候亩分就少，产量低的田，分的亩分就稍大。我父亲则另辟蹊径，他只要了一个现成的老祖业田，另外以极低的产量而选择了三块平地，他说只要勤劳，这几块平地早晚都会变成良田，不出几年我们家今后在全队人均拥有量上，肯定会达到一个最高水平。
第一年父亲带领我们修田的地方是老砖厂。那是七十年代长安公社办过的一个砖厂，包产到户前，因为疏于管理，一河两岸的人都在这里挑拣未拉走的砖块，修的修猪圈，垒的垒灶。好砖拉走之后，只留下一些半截拉块的断砖和煤渣，一片狼藉，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块鸟不拉屎的荒地。包产到户时几乎没有计算产量，作为搭头分给了我。

田地分到手的当年冬天，我们全家便齐上阵，开始了修田造地运动。我们先是像过筛子一样，一遍又一遍地捡拾石子瓦砾、断砖残片，确保田底无石头硬物，接着就是高拉低填，给土地平面找平，然后便从熟地里通过架子车或肩挑背扛的方式运送黄土填到田坎，来改善田底土质，一遍遍夯平后，再刨松。田地基本成型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垒筑田坎了，父亲带领我们先和泥浆作为粘合剂，再把那些断砖头和大石头规整地砌成砖坎子，父亲自豪风趣地说：“有哪家新修的田可以和我家的田相媲美，我们家的田坎是用砖砌成的！”
为了改善这块薄田的土壤结构，父亲带领全家人把自己家猪圈、牛圈里的农家粪，甚至是帮别人家的猪圈、牛圈粪义务清扫，统统都运到新修田地里，再加上新田附近新烧的火粪，和原来的土壤搅拌和匀，硬生生的把黄土壤变成了另外一种颜色。
几场春雨过后，就可以关水实验了；检验新修的田漏不漏水，田坎结实不结实。父亲一连几天赤着脚在新修田地里这里踩踩，那里刨刨，查漏补缺。待确定新修水田不再漏水后，父亲便带领全家人开始挑家里茅厕里的水粪倒入田里增加肥效。淌过一段时间后，父亲便计划翻田了。他早早地给本地最勤劳、最老到的耕田把式打过招呼，准备好家里能拿的出手的菜，请他来打理这块新田。所请的耕田把式对犁田打把这活至少干了30年，技术之好自然不必多说，关键是他对每一次耕作都有一种近乎挑剔的完美主义情结，一般人干的耕作活他看不上，父亲认为我家的新田需要的就是这样这样一个认真、专业的把式。在耕田把式精心侍弄下，这块新田的土质就如同多年的老田土一样松软，不带一个土疙瘩。打打以后，父亲便起早贪黑，下到水田里用松软的泥土涂抹田坎，用锄头把田坎修整得光滑漂亮，如同快刀切过的豆腐一样，切口异常平滑。父亲把新田靠近山体的一侧用锄头挖的干干净净，就像新理过的头发一样，鬓角四周捌拐得整整齐齐，不使一株杂草旁逸斜出。

很快就到了插秧时节，父亲请上了他认为本队里最好的庄稼把式帮忙插秧。较真的父亲在秧田里绑上绳子，要求秧苗横平竖直一条线，他说这样的秧苗长大后，才会透气，阳光普照。看着秧苗在新修的水田里栽下，父亲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看着秧苗扎下了根儿，看着秧苗一天天长高……父亲一天也没有闲着，要么带领家人继续在茅厕里挑水粪给秧苗追肥，要么关注田里的水是多了还是少了，忙着灌溉或放水。
薅过头遍秧后，秧苗一天一个样，在明媚的阳照耀下怒放生命。父亲看着长势喜人的水稻，如同是自己一手带大的儿女，怎么看也看不够！有一天，父亲看着看着觉得不对头，他看到有几株水稻的叶子正在变红。凭着几十年的经验，父亲觉察到这是水稻病虫害爆发的前兆！他不敢大意，立即买来农药，连夜打着手电消杀。当年的水稻病虫害来势凶猛，很多水田红成一片，农人们一个个欲哭无泪！而在父亲的精心呵护下，我们家的水稻当年不仅没有减产，还取得了大丰收。
经过三年的奋战，父亲先后带领我们全家人兴修了近4亩水田。此后粮食年年丰收，每到稻谷收获的季节，我家深柜和大大小小的容器里装满了黄澄澄的谷子，我们渐渐摆脱了青黄不接的落后局面，家里开始有了存粮，再也没有饿过肚子。
如今一晃37年过去了，父亲离开我们也已经7年了，但是父亲带领我们修田造地的事儿仿佛就在昨天。父亲用他那并不结实的身躯为儿女上了人生中最重要的课：在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不劳而获，美好的生活需要我们用勤劳的双手去创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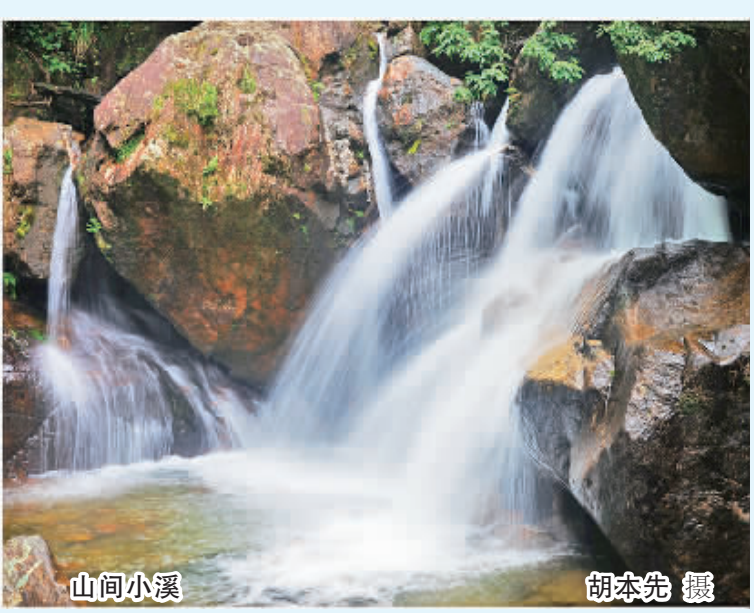
「生态安康·秀水之歌」摄影暨美文大赛参赛作品展示



叶明星摄



水边彩菇 张朝林 摄



山间小溪 胡本先 摄

安康市水利局、《安康日报·汉江晨报》联合举办“生态安康·秀水之歌”摄影暨美文大赛，向社会各界征稿。参赛作品请发至1739108259@qq.com信箱，作者请发附件并留下联系电话和地址，否则稿件无法采用。如图片数量多，请压缩打包发送。谢谢合作！（策划：吴平 组稿：唐大明 卜一兵）

